

Reminiscences of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文学所往事



王平凡○口述
王素蓉○整理

老
老
实
实
见
证
历
史
，

真
真
切
切
记
录
往
事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Reminiscences of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文學所往事



王平凡○口述
王素蓉○整理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所往事 / 王平凡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55-0683-8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王平凡—回忆录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4472号

文学所往事

作 者	王平凡 王素蓉
出 版 人	王吉胜
责任编辑	荣挺进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40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683-8
定 价	5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 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4534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 : //www.jccb.com.cn](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祝贺与期盼（代序）

○王平凡

文学研究所于1953年2月22日创建，至今60周年了。当时文学所附归北大，直到1955年转归中科院社科部。文学所集结了国内许多顶级的学者，为开展新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在那个一切都“政治挂帅”的年代，他们忍辱负重，他们坚韧不拔，用毕生的心血为今天留下了无数的经典。回首往事，那些老同志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借建所60周年之际，仅以此书作为对那些老同志的纪念！

郑振铎、何其芳是第一任正副所长，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文化事业也同样面临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下的全面整理和重新认识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经历了许多“运动”，经历了“十年浩劫”，走了许多弯路。到“文化大革命”后，沙汀、荒煤、许觉民同志来到文学所，率领全所同志拨乱反正，恢复所的各项工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

1955年国庆节后，我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刘少奇同志指出：党派去科学机关服务的同志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研服务（《杨尚昆日记》上册，1955年4月27日）。这就成为我长期以来对待工作的指导思想。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先后经历了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等科研组织机构初期筹建的风风雨雨。

“文革”前，我在文学所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为了做好服务工作，虚心向专家学习，积极参加学术活动。我特别敬重郑振铎、何其芳同志为人为文的高尚思想和品德。他们的学术思想和领导艺术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在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在外文所亲眼目睹了“四人帮”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摧残文化的罪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及时纠正冤假错案，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名誉，我深深感受到党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的爱护和关怀。1979年，我走上少数民族文学科研战线。在这里体会最深的是，党对少数民族文化高度重视。回忆往事，是希望总结经验教训，改善和加强党对文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1985年，我正式离休。2000年，我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的工作也交了班。我想利用时间，把我在文学所为科研服务的对象——人和事整理出来，供后人参考。可惜，我年迈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幸运，得到女儿王素蓉支持。最关键是我与女儿共同完成了《文学所早期大事记》，我相信，这是对历史负责的一件大事。后来在素蓉鼓励、帮助、照顾下，又在这基础上陆陆续续把外文所、民族文学所早期大事记片断完成。她利用节假日，协助我录音，搜集资料，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终于完成文稿。在这过程中，所接触的故人旧事又引起素蓉浓厚的兴趣，她先后写下了多篇访谈、散文随笔……

书的内容共分三辑：第一辑——人非，是王素蓉写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人和事的回忆、访谈；第二辑——物是，主要是与我有关的文字，追溯文学所的建制与历史；第三辑——纪年，是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大事记，及有关资料。其中收集了我几篇纪念性的文字。我审阅时，建议将这几篇文章通通抽掉。该书责编挺进同志和我充分交换意见。他是一个资深的编辑，从史学家的视角谈了他的看法，说，这些文稿，反映了不同时期文学科研的状况，具有时代特点。如：有对郑振铎、何其芳创建文学所时期的丰功伟绩的论述；粉碎“四人帮”后，有沙汀、荒煤领导文学所拨乱反正，

重建科研历史的记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贾芝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光辉历程。这些都不能抽掉。挺进以丰富的智慧说服了我，打消了我的念头。我同意按他的精心编排出版，力求能做到：有历史内涵，有人性温馨的感受，有情感的渲染。尽可能老实地把历史记录下来……

我的回忆大都是口述，由女儿王素蓉整理。按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教授的论点，可称为“口述文学”。钟老曾说，人类口述传统有几千年的记录了。从学术上讲，可概括为：口述文学和口述历史。对此，他有很高的要求：话须真诚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这个标准，我是难以企及的。我力求资料内容丰富翔实，文字通畅。至于“关风”，只能作努力的目标。

口述文学的叙述，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文学所早期大事记》稿反复修改十多次，时达十年之久。这期间曾广泛征求过有关人员的意见，尽管如此，一定还存在方方面面的不足、局限，有待日后不断补充、修改……回忆是一桩痛苦的事，收集资料不易，令人头痛；岁月不饶人，我已 92 岁高龄，记忆逐渐衰退，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我在文艺科研战线工作约六十年了。我的历程可概括为四个字：“服务、学习”。我还会继续努力回忆我所经历科研部门的人和事、经验和教训，为后人尽可能多留下有价值的、值得掂量的东西……

对鼓励、支持和帮助我的同志，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我祝文学所领导和全体同志工作愉快，在新世纪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学科作出更大贡献！

2012 年 8 月 26 日于和谐雅园

目录

祝贺与期盼(代序)

第一辑 人非

卞之琳：消失在苍茫的天涯	003
毛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	009
附：忆毛星同志	016
钟敬文：吾侪肩负千秋业 不愧前人庇后人 ——百岁老人钟敬文探望记	030
冯至：以狭窄之心，纳无尽宇宙	038
附：冯至同志的为人与治学精神	044
蔡仪：逝去的春色何处寻	051
附：乔象钟阿姨讲蔡仪	061
袁可嘉：“暮靄里盞盞灯火唤归家”	068
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	078
陈冰夷：寻找过去的脚印	095
俞平伯与何其芳：“旧时月色”“不怕鬼”	101
附：知音，良师和益友—— 何其芳是如何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	111

范宁：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118
附：怀念范宁先生	125
朱寨：那些故人旧事……	128
宗璞：静静地流于笔端之下	138
陈翔鹤：写不下去的回忆	146
附：总有一天人们会提起他们（作者：冯立三）	161

第二辑 物是

“学部”大院：儿时记忆中的断片	167
陈涌、王平凡访谈录：回忆“文学研究所”及其他	174
郑振铎：老所长也成了批判对象	184
何其芳：“我们要有远见” ——忆何其芳同志如何领导科研工作	191
何其芳、钱锺书与俞平伯：多少风雨事	208
唐弢：未完成的《鲁迅传》	219
贾芝：“君怀凌云志，百岁还嫌少”	224
马学良：染遍红霞再看绿	234
王平凡：刻在记忆中的岁月 ——寻访延安陕北公学、联防司令部	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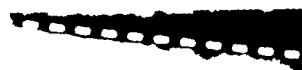
第三辑 纪年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早期大事记（1953~1966年） ——郑振铎、何其芳领导时期的文学所	267
附一：沙汀、荒煤对文学研究所的贡献（1977~1984）	337
附二：《文学所早期大事记》附识	349
我亲历外国文学研究所之曲折路（1964~1975年）	353
附三：从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到院政治部（1975~1980年）	372
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建和发展纪事（1978年6月~2001年春）	376

附四：如何建设民族文学研究所——给李铁映院长的信	431
附五：贺敬之同志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 一次谈话记录	436
附六：民族文学研究创建和发展纪事片段	438
附七：雄伟壮丽的史诗——祝贺电视连续剧《格萨尔王》 播出	444
主要参考书目	449
后记：远去的身影	451

第一辑

人非



卞之琳：消失在苍茫的天涯

一 内心的遗憾是永远永远

记得 2000 年 12 月 2 日下午，邻家伯伯——九叶诗人之一的袁可嘉先生远道从美国赶回，准备来参加卞之琳先生九十华诞、《卞之琳文集》首发式及学术讨论。他一到家即过来与我父亲相约同去看望卞之琳先生。卞之琳先生家电话接通了，电话里传来的却是卞先生的女儿青乔的哭泣声，并告知：卞之琳先生上午去世了。本来风尘仆仆兴冲冲的袁可嘉先生及我那老爸惊呆了，一时接受不了这个消息，要知道内心的遗憾是——永远永远！

遗憾一：袁先生在美国女儿处居住多年，现年事已高，身体不是太好，袁先生在西南联大读外文系时，冯至先生和卞之琳先生都在联大任教，袁先生为卞先生九十华诞、《卞之琳文集》首发式及学术讨论会等活动，曾筹划了很久。已 79 岁高龄的他这次不顾家人劝阻，甚至伯母的反对，最后结果是——女儿小敏请了一个月假，陪同回国。然而，满怀兴奋的袁伯伯竟与卞先生擦肩而过……

遗憾二：在卞伯伯去世的前一天，青乔曾给父亲来过电话，告知：卞伯伯感觉不太好，想见我父亲一面，我父亲当时患重感冒多日，恐传染卞伯伯，答应待好了马上去，谁想感冒耽误了父亲最后见卞先生一面，卞先生那没有说出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我是后来知道这些的。

卞伯伯给我的感觉永远是淡淡的、缥缈的。冯至先生的女儿冯姚平有这样一段描述：“我认识卞伯伯是抗战时期在昆明的时候。那时候，虽然穷，却很热闹，常常有客人到我家来。后来我知道，他们是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骅、朱自清、沈从文、孙毓棠、卞之琳、李广



1938年8月22日，在赴延安途中；何其芳等摄于宁羌图书馆前；右起何其芳、黄玉颀（沙汀夫人）、沙汀；摄影者卞之琳的身影映在同伴何其芳身上

田等诸位先生。他们当时都在西南联大教书，由杨振声先生建议，大家每个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讨论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可能由于我家位置适中，聚会地点就选在我家。当时我还小，弄不清来的都是哪些伯伯，可是有两位印象却很深。一位是李广田伯伯，因为他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儿，每次见了，总是要向我传递一些她的信息。另一位就是卞伯伯了，当时他还没结婚，自然

没有孩子，而且也从不说笑，但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我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出门穿一件长衫，可卞伯伯与众不同，总是一身西装，我记得是咖啡色的，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又年轻，又精神。后来我学会了‘风度翩翩’这个词时，马上想到的是卞伯伯。”

二十多年前，在我还没有工作时，因病在家休养，爸爸想让我继续考学，于是就请卞先生的夫人青林阿姨帮我补习功课，和我就伴的当然少不了他们的女儿——青乔。那时，我经常有幸出入卞之琳先生家，卞伯伯总是淡淡微笑着，然后继续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我没有与卞伯伯对过话，更没有交流，我总觉得卞伯伯书房里很静，甚至很怕去打扰他，总是远远地望着——那时我只知道他是个大诗人，翻译过莎士比亚戏剧种种。袁可嘉先生曾说，我在1941年秋天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才知道卞之琳的名字，当初还把“卞”字写成了“卡”字。1942年上他的翻译课，觉得他口才不怎么样，批改作业却很认真，很见功力。不久，我读到 he 著的用土纸印刷的《十年诗草》，经历了一次大振奋：“中国新诗竟然有这样的杰作！”那时，我虽然看不懂

但还是悄悄背过一些卞先生的诗，现在还记得的只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断章》而已。

授课之余，青林阿姨和我们闲谈中也讲些她自己的故事，有时青乔给我们弹弹钢琴曲，《致爱丽丝》是我那时最喜爱听的曲子。卞伯伯从不加入，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有时，青林阿姨还带着我和青乔去东安市场买新衣服。真的那段很清晰、然而又是那么遥远……

后来，我上班了。从那以后，我好像再也没去过卞伯伯家，当然卞伯伯家的事还常丝丝飘入我的耳——来自我的父亲。据说卞伯伯的冷傲在所里是出了名的，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衣着总是很讲究，戴着眼镜，一副目不斜视的样子。在一次整风运动中，院里组织了一个批判班子并制定由卞伯伯负责，后来批判文章发表了，文章虽然冠以集体的名义，却完全是卞伯伯一人的“作品”，也因此卞伯伯成了“整风”的对象。父亲曾与卞伯伯同在社科院外文所。作为同事、领导，卞伯伯对父亲是很信任的，卞伯伯很多事都会向父亲征求意见，但做事依然会我行我素，一方面表现了他对组织的那种信任，一方面表现了他极书生的一面。甚至，他家很多小事他都会和父亲聊——包括女儿工作、嫁人及家里的一切一切等等。

……这二十年来，他家发生了什么，我真的没太在意。先是1995年青林阿姨的离去，接着又是卞伯伯悄悄地“消失在苍茫的天涯”，一切都是悄然的。人真的往往是不知珍惜身边的东西，当你醒悟之时，一切都飘向远方，再也抓不着了。我不知这些年忙些什么，我不知自己有多麻木，二十年来，我竟没有再迈进过这个门。要知道这其中的遗憾又有多少？我不知道青林阿姨会不会怪罪我的不懂事，会不会怪罪我的不善言表。

二 丁香树：《离合记缘》

当我再次迈进这个门时，客厅里不见了爽快的青林阿姨，书房里

也不见了那永远挂着淡淡微笑的卞伯伯。家中摆设变化不大，只是多了一只后来曾与卞伯伯相伴的大黄咪咪——据说卞先生去世的前几天曾突然问起：冰心去世后，她家的猫怎么办了？在那里，我见到的变得忙忙叨叨的青乔。略显憔悴的她，很难让我与二十年前文静少语，有着白白净净面庞的小姑娘相连。父母亲的先后离去，居然让她变得令我刮目！

青乔告诉我，现每当晚上回来时，走进干面胡同，远远望着四楼那没有灯亮的家，泪水便情不自禁地流。卞伯伯在时，尽管他行动不便，但夜晚回来时，看见那盏灯就有暖暖的轻松的感觉。她真不愿进那冷清的屋子。她真的还想围着卞先生忙得团团转……青乔还告诉我，这些年为了照顾父亲她很少出门，父亲的突然去世，她竟开着车一路不知不觉——差点出了北京城。全然不知了距离、不知了时间……

青乔，一直在讲述卞伯伯的故事：

一天，青乔和妈妈外出回来晚了，一碗覆盖着厚厚一层油的肉汤不见了。她们正在分析是不是被卞先生倒掉时，卞先生冒出一句：今天我喝了一碗很腻很腻的粥……

一天，青乔刚做了一盘油焖大虾给卞先生，转过脸发现卞先生竟与家中的大黄咪咪脸对着脸的就餐呢——要知道，当小猫刚刚抱来时，卞先生可是反对的。

近九十的老人，天天要喝“碧雪”——卞先生总是这么反着说。

……

青乔笑着讲着泪珠却慢慢往下淌……我默默地听着，不知该做些什么。

青乔把我带上阳台，一棵几乎等高于她家四楼阳台的丁香树，好像正在向她家探头张望，寻找主人，我想起卞先生生前之作《离合记缘》，说的是他偶尔从社科院里捡到一枝丁香枯枝，带回家来栽入盆



卞之琳和夫人青林在家中
凉台上。后为丁香树

中，第二年春竟开花了，过了若干年把它移植楼下，就长成今天这样高大，卞先生文章中还提到，过去每年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缜做“丁香生日”，后来俞教授的离去，曾令卞先生“倚阳台怅望忆昔而不胜愁”……

我知道卞伯伯还有许许多多放心不下之事，有他的作品研讨会、有他的文集、有他的唯一女儿青乔、有他的大黄咪咪……他想找父亲来叮嘱叮嘱、商量商量……

我知道，青乔一直抱憾当时没有紧紧抓住卞伯伯的手，否则卞伯伯不会不告而别。

我知道，青乔怕卞先生在天那一方，仍需要笔墨，所以在送卞先生上路的那天，将笔一枝又一枝的给卞先生带上。



《卞之琳纪念文集》书影

我还知道，作为卞先生学生的袁可嘉先生，与卞先生失之交臂仅差半天之痛。他在卞先生身旁喃喃细语，久久不愿离去。

望着父亲，我不敢多问。我们的遗憾真的是——永远永远！

卞伯伯喜爱丁香，我只有默默地采摘心中的“丁香花”，献给淡淡的卞之琳先生！献给热爱生活的青林阿姨！愿淡淡的清香永相伴在天国那边的……

2001年3月28日作

（王素蓉）

本篇原题《淡淡的清香伴随您》，原载2002年4月1日《文学报》，后已收入《卞之琳纪念文集》